



關於信仰的兩三件小事

2013-02-24 記者 王蒂鷹 文



小時候，每天一早父母出門工作，我便交給外婆照顧，到了晚上再被接送回家。外婆家是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，一樓特別挑高，連接一、二樓的樓梯對小年紀的我來說簡直長得不像話。但小孩子畢竟還是好動的，總是趁著外婆打掃時，兀自地跑上跑下玩得很開心。在弟弟們學會跑步和玩捉迷藏後，玩耍的戰場便從一樓拉長到二樓。

捉迷藏的遊戲規定總是加一句「躲到三樓不算！」。那時的我們不太敢單獨上三樓。三樓設著神壇，上方供奉觀世音菩薩。觀音娘娘的故事從小聽到大，小孩子對祂並不陌生，但三樓總是安安靜靜的，莊嚴而沉重的空氣，加上燭台上點著的微微火光，讓我們望之卻步。外婆信仰虔誠，每天早晚兩次拜拜。只有在外婆帶著我們上去拜拜的時候，我才敢在持香頂禮時大膽地抬眼瞧瞧觀音娘娘到底長得什麼模樣。視線越過比我還要高的供桌，看到身著白衣的觀世音菩薩神像，表情漠然，只覺得陌生而疏離。

每逢中元節、年節大拜拜的時候我們小孩子最高興，不只是有很多好吃的食物、點心，更是因為拜拜時要將供品盤子從一樓搬到三樓，待拜完後再從三樓搬下來。外婆年紀大，膝蓋有病痛，端盤子的工作便由我們小孩子搶著做，可以幫上大人的忙讓我們覺得很神氣，若可以比弟弟多跑兩趟又是更神氣的事情。短短的腳在長長的樓梯上來回奔跑，三樓不再可怕，我望著觀音娘娘的微笑也親切起來。

當我不再需要外婆握著我的手也能穩穩地拿香時，我也開始聽懂外婆向觀世音菩薩說的話，每天、每次的拜拜，口中喃喃念著的都是希望「囡仔」平安長大、「愛讀冊」。那時的我才明白，外婆堅持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拜拜，坐著時總是拿著一串佛珠數著唸著，是因為心上記著孩子和孫子們。

那是我的信仰初啟，起於心中的牽掛。

信仰 難以理解

爺爺過世時，我十一歲。期間跟著父母參加法會，跪著朗誦一部部厚重的經文，一邊努力想跟上大人閱讀的速度，一邊打瞌睡。在休息時間拉著弟弟到附近親戚家玩電視遊樂器。不是不懂悲傷，只是小孩子不懂持續地傷心，哭久了就累了，倦了煩了就想玩。太文言的佛經難以理解；繁瑣的儀式，捻香、頂禮、問訊難以理解；疼我的爺爺不會再醒來這件事也令人難以理解。

我跟著家人來到一個很大的寺中，和幾百個人一起參加法會。我一方面震懾於上百人一起誦經的大場面，一面興致盎然地觀察會場中的其他人，我看著前面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拿著英文版的佛經；看到耐不住性子的孩子脫了鞋子，搖晃著兩隻光溜溜的腳丫；看到拿著放大鏡看字的歐巴桑眼睛都快黏到經書上。領頭的法師聲音清亮，十分好聽，我突然想起爸爸媽媽說誦經積德可以幫忙爺爺前往西方極樂世界。

恍惚中，所有人的聲音都停止，只留下領頭法師沉穩的嗓音，透過麥克風，平靜地、溫柔地、一字一字落在我的心上，起伏的聲調與其說是朗誦，更像在歌唱。那一刻我願相信爺爺已乘著歌聲，飛向西方極樂世界，不再受病痛折磨。我隨著大家一起伏下身子，額頭重重地叩上地面、翻掌、覆掌、撐地、抬起頭，我看見地面留下兩滴淚痕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

起伏的聲調是朗誦，更像在歌唱，乘風越過重重廟宇圍牆。

(照片來源／王蒂鷹攝)

願為你指引方向

高二升高三那年暑假，我把自己關在家中，面對著桌上成堆的暑假作業，數學五百題、物理考卷十張、化學習作五十多頁，好多好多作業，一冊冊疊在桌上、壓在心上。一旁厚厚一本大學科系總覽，我彷彿強迫症般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，手指滑過白紙上微凸的油墨黑字，卻始終無法從字裡行間看到我的未來。我想起高二每天晚上讀書到十一點，隔天早上四點爬起來接著讀書；想起每節下課拚命趕完堆積在抽屜中的考卷，面對還有一年的高三心裡浮起一絲懼怕。我擡手掃落所有的講義、教科書，再也不肯拿起筆完成任何一題數學題。

面對逐漸接近的開學，我一日日的沉默，父母眼裡的擔憂也日漸加重。

我向一名很信賴的老師傾訴我的壓力，她是基督徒，而不可思議的，我認識的基督徒，幾乎都是樂觀開朗、愛唱歌的人。她為我禱告，為我唱詩歌，我只覺得那雙輕拍在我頭上的手彷彿就像她口中所講的天父的手，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；只覺得她的一句「傻孩子」頓時成了一堵穩定的依靠，牢牢地包圍，讓我真的哭得像個孩子。我是一艘小船，擺盪在蔚藍的大海上，不知要往哪邊前行，淚眼矇矓中，只看到波光粼粼，熠熠生輝。

爸爸說每個人生命中都有菩薩，而她是生命中的菩薩，是來點醒我的。我說菩薩和天使一樣，都在人們脆弱時伸手拉一把。

熟悉的故鄉

我的故鄉清水有一間佛寺，家裡人稱作「菜堂」，小時候爸媽常帶著我們去拜拜，和裡面的師父很熟悉。爸爸說他小時候就是在寺中長大，而我們也都是菜堂的孩子，「菜堂的孩子一定要有好心腸，要多做好事不能欺負別人。」小時候我不明白，我不欺負人，但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會被欺負，那些神啊佛啊，怎麼就袖手旁觀？

每當拜拜時手裡握著香，爸媽總會輕聲在耳邊提示，要請求佛祖保佑自己身體健康、開智慧。我心中則一直在對話，為什麼颱風災情那麼慘重？為什麼會發生車禍？為什麼人們可以輕易地傷害別人？我得不到回答，卻越發死心踏地。天災發生時，疾病猖獗時，遠在外地的我只希望能趕快回到家鄉的菜堂，跪在佛前祈求我所愛的人們平安、健康。就像十一歲那次法會，我蜷縮著身體，在跪拜的動作中得到安全感。一起一落，生命的無常沉甸甸的如寺院大鐘低沉的鐘聲；又輕的如香爐中的香末，轉眼灰飛煙滅。

心中有牽掛，我的信仰成了我的故鄉。



橫著走出一條路 現實搖滾

日本搖滾樂團RADWIMPS，以獨具的世界觀和特殊省思角度，溫柔但尖銳的唱出此生的生命態度。



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活出自我「不留白」，小麥膚色的宣言。

